

# 北京流行ogue

温热的“后现代”周星弛  
淘影碟的人

天才画家莫迪里阿尼的启示

民族记忆的饥饿（虹影访谈录）

叛逃张爱玲

医院·身体·乳房

还〈〈读书〉〉吗

绿调

華齡出版社

# 北京流行

主 编: 颜玉强

副主编: 黄 湘 阿 真

华 龄 出 版 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 陶 敏

装帧版式 崔 涓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流行. 绿调/颜玉强主编.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1.5  
ISBN 7-80082-945-6

I .北... II .颜... III .现代文化-北京市-青少年读物 IV .  
G127.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082 号

本书编委会: 止庵 刘瑞 菲林橙 金兆钧  
黄成明 张亮 元尚 姜晓燕

书 名 北京流行

版式制作 三联阜康文化责任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甲 10 号)

E-mail: bjvogue@sina.com

邮 编 10003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彩印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字 数 6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0.00 元



**走马观花：**CD 书籍 影碟 4

## 一个也不宽恕

记者的钱财 8

## 观察

该不该用法律来惩治潘金莲  
——评《婚姻法》的修改 14

医院·身体·乳房 18

## 艺术

新世纪歌坛面向何方 24

天才画家莫迪里阿尼的启示 31

## 影视

蒙太奇：回忆与迷恋 38

温热的“后现代”周星弛 46

## 文学

“民族记忆的饥饿”  
——虹影访谈录 52

叛逃张爱玲 59

朱天心：不一样的女作家  
——纯阳气，女儿心 66



## 感悟

还《读书》吗? 70

燕园年少春衫薄 74

## 时尚

后收藏时代:泡沫时尚 80

闲情偶寄:咖啡与茶之外 84

淘影碟的人 88

网上美眉幽默版 92

上海时尚的花边 96

## 流行故事

有点惦记“混世人” 100

## 流行追忆

旧年风流话天桥 104

追忆旧年画 111

## 漫画·漫话

感受《纽约客》

——《THE NEW YORKER》幽默漫画选 116

少年红楼成人梦 118



# 北京流行

主 编: 颜玉强

副主编: 黄 湘 阿 真

华 龄 出 版 社

· 北京 ·



**走马观花：**CD 书籍 影碟 4

## **一个也不宽恕**

记者的钱财 8

## **观察**

该不该用法律来惩治潘金莲  
——评《婚姻法》的修改 14

医院·身体·乳房 18

## **艺术**

新世纪歌坛面向何方 24

天才画家莫迪里阿尼的启示 31

## **影视**

蒙太奇：回忆与迷恋 38

温热的“后现代”周星弛 46

## **文学**

“民族记忆的饥饿”  
——虹影访谈录 52

叛逃张爱玲 59

朱天心：不一样的女作家  
——纯阳气，女儿心 66

NAZG7/01



## 感悟

还《读书》吗? 70

燕园年少春衫薄 74

## 时尚

后收藏时代:泡沫时尚 80

闲情偶寄:咖啡与茶之外 84

淘影碟的人 88

网上美眉幽默版 92

上海时尚的花边 96

## 流行故事

有点惦记“混世人” 100

## 流行追忆

旧年风流话天桥 104

追忆旧年画 111

## 漫画·漫话

感受《纽约客》

——《THE NEW YORKER》幽默漫画选 116

少年红楼成人梦 118





# 走马观花

CD



如果麦当劳没能给你做一只全麦的火鸡腿，那你就该自己来弄这鬼东西。

与许多吉他大师一样，我们要在专辑中寻找他的名字总要翻越诸如：engineer, arrange这样的名头。Steve Vai这个滑翔在吉他弦上的名字，知名吉他杂志《Young Guitars》年度排名前三甲的坐上常客，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厂牌，同时也在年末推出了2000年专辑《The 7th song》。这是一张精选专辑，涵盖了《Sex&Religion (性与宗教)》中的缠绵悱恻、《Passion&War-

are(激情与战争)》中的荡气回肠，《fire garden (火园子)》中的唯美妖异。按下CD机的play键简直就是打开了一台车床的开关，火焰与火星瞬时扑将出来，将人淹没。首曲责无旁贷的由《For the love of god(上帝之爱)》占据，在曲式一张一弛间，6分钟的吉他solo将上帝的君临之势注入了听者的血脉。Steve依然在这张集子里放入了三首新歌，其中第七首(Melissa's Garden)沿袭了他那种略带爵士fusion味道的精巧曲风——没人知道这是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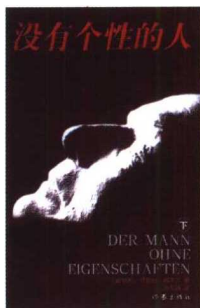
的花园，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相信个性是有定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你正确地融合情绪和身体、技术和潜意识里的才华来练习你的想像力的好坏”，看来，这次我们不过又被他带进梦里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陈尸的《猩狂之声》应该是第一个爬到

地面上的中国地下死亡专辑,这个时间似乎比西方又晚了一、二十年。金属的力量已远不如前了,死亡乐在这年头只能是一件值得打口族玩味的物件,但它的出现却不像填补一项国家技术空白那么糟糕。我也搞不清在看完一些公鸡“朋”头折腾完的bar里,再来几个死神,几只困兽是什么滋味。从“战斧”老郭的路子里钻出来的张难于98年自组了“陈尸”,几年下来也许脱不了penetra的味儿,可也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死亡路”。《独犴之声》比起penetra、deicide这些老家伙来,我没有感到死亡应有的压迫感,也没有那种斧凿斫击的死亡吉他音色和压得透不过来气的节奏。然而我敢说,他们是认真的。从“冥界”到“陈尸”,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

(王帆)

## 书籍



《没有个性的人》  
(奥) 罗伯  
特·穆齐尔  
著 张荣昌  
译 作家出  
版社2000年  
12月第一版

本书是和《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齐名的二十世纪小说经典巨著,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语小说,排名超过了卡夫卡的《诉讼》和托马斯·曼的《魔山》。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评论说:“尼采使哲学与小说接近,穆齐尔使小说与哲学接近。这一接近不是说穆齐尔比别的小说家少些小说家的什么……穆齐尔的被思考的小说同样完成了对主题的前所未有的开阔;从此,任何可以被思想的都不被小说的艺术所排斥。”本书的出版是汉语读书界的一件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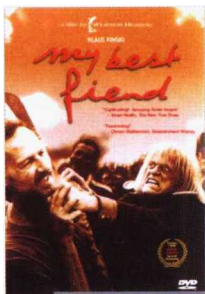
(季刚)



## 影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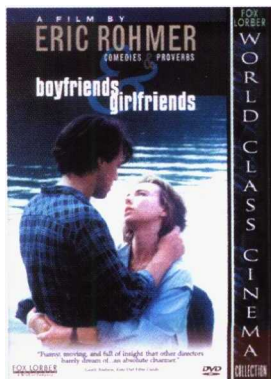
### 《我的魔鬼》(my best fiend) [德国]唯纳·荷尔索格

在法国影片大批量强占市场之后,德国影片时不时的露出一脸儿总让我们对那群偏执而伟大的电影人充满奢望,先是文德斯,之后是施隆多夫的大名鼎鼎的《铁皮鼓》,再就是这张《我的魔鬼》。唯纳·荷尔索格大约是在任何一个意义上讲都是天才加神经病的那种人,而他的“魔鬼”也即他最佳的合作伙伴克劳斯·金斯基正相当于他的镜中象。这张碟里穿插了他们当年合作的不朽作品、两个人的对峙与荷尔索格今天的回忆,无论他们的片子何时正式出现,这张盘都是必须的:它不一定受你喜欢,但一定让你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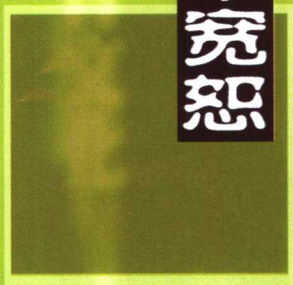


### 《爱上朋友的男朋友》 (boyfriends and girlfriends) [法国]埃里克·侯麦

提到新浪潮,再仅仅想到戈达尔与特吕弗的碟迷大约不多了,至少,侯麦也是上上之选,甚至比别人更好。尽管不论是“六个道德故事”还是“喜剧与谚语”系列甚至后来的“四季故事”,侯麦都在反反复复地讲述男男女女的故事,而且看似都是那样的简单,但千万别认为看了一两个侯麦就足够了:你可以把他的所有片子当作一个看,那就是生活这座“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的不同路径择取与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侯麦可以被成为生活的“采撷者”与“重现者”。(张亮)



# 一个也不宽恕



记者的钱财



# 记者的钱财

木瓜

去年秋天,我把钥匙、记者证交回到办公室,告别了工作7年的新闻界,回家修养。搬家的那一天,朋友来帮忙,抬了几个大大的纸箱,精疲力尽,说一堆废纸,又不是什么金银财宝,扔了得了。我说可别,这可是几年的财富。

朋友的嘴角略略向下掖了掖,不理解,但还是尊重我的要求,帮我抬上楼。

临走时对我说:你看你,这

年头,哪一个记者不想着每年给自己弄上10万8万的,谁象你,好好的主编当着,你管的那一摊一年也有700-800万的收入,怎么也给自己弄套好房子住住,弄个车子开开,要不怎么对得起您这京城的大记者!

我笑。一年10万8万,哪有这么容易!

“你傻吧?如果有人问我目前最快的致富之路是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他:传媒。无论个人

还是媒体,近几年致富的不在少数。相比之下,什么证券、房地产、电脑、制药,只能算做小儿科。”

朋友教导我:传媒致富的道路无非是3条,一是吹捧,二是捧喝,三是顺带发发关系稿,领



点小红包。你要想发财，还不是几分钟的事！这叫无本万利。

其实不需要朋友教我也明白。我也不是圣人，也拿过小红包，也发过关系稿。不过，我也知道，红包不是好拿的，红包多了，你的稿件质量就会下降，有时为了发红包稿，就会搞点稿件走私，让你的记者们看穿你的老底，“原来主编也这样！”所以还在做普通记者的时候，你就得下决心，红包一定要上缴。

想是这么想了，其实也难以做得到。前几年是全交，后来也学了一点乖，红包拿回来，分做两份，一份交上去，一份留下来做个人的采访费用。一次某个企业说“感谢感谢”，递过来一个红包，回来一看，天，1000元！当时够我一个月的工资！第二天就全交了上去。其实，那家企业搞得好，稿件让我名声远扬，我应该感谢他们才对。

后来就不大爱参加新闻发布会了。觉得每一次活动都让人脸红。我也不会对暗号：“脸



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近来红包的身价也涨了，从过去的100元到20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500、800、1000，稍稍重要一点的，没有3000-4000搞不定，再重要一点，需要记者深入报道，还要妙笔生花，就得万儿八千的了。有了钱，好说，广告可以改成软性的，不叫广告叫新闻；有问题的企业可以避重就轻，事实也可以加加工，不是文学胜似文学，这叫“挑重要的说”。

现在坐出租车，有时打一





点折司机也会拉您，当然他会抱怨：再不跑勤一点，恐怕就交不起份子钱了。而记者跑红包稿，也象走台一样，勤着呢！不过他们不用交份子钱，如果有，那也是“见面分一半”，拿出一一点给管版面的编辑，要不就得给主任上供，不然你的稿就会等上十天半月的，发起来成了旧闻，等到公关公司不断地催你，下次您老就长记性了。

对红包现在有几种说法，通俗的叫抬轿子钱、通关钱、买路钱、枪手钱，雅致一点的叫润笔费、车马费、辛苦费、出场费，损一点的叫“台费”——明把您老不看做人，不就给点小钱您就出台吗？

不过，有一拨记者也给自己找了一个称呼，叫“渠道管理费”或“养路费”，源于市场经济学理论——渠道学，英文叫

CHANNEL。最近的研究表明，渠道已成为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而许多记者和编辑，也甘愿将自己当作发红包的渠道，乐此不疲。渠道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没有红包，你的稿件是一定过不去的——你以为记者的面子这么好给吗？

当然也有不收或少收的，也有充公上缴的，这种人被私下里叫做“傻\*”，罪名是坏了江湖规矩。

有人算了一笔帐：IT业记者月薪3000-4000，红包7000-8000，月收入上万元是小意思；大报记者月收入1000-2000，要养车养房，甚至有的还要养一养小情人，这点钱怎么够体面？于是每一次采访，必有“意思”，所谓贼不走空，一周3次新闻发布会，一次300-500小红包，偶尔还有一两次大红包，每月下来，隐性收入总在5000-6000。

当然，这些道上的规矩是不能随便说的，要不怎么会成了气候呢？难怪有人把做记者当做迅速致富的途径，京城新闻业不正之风屡禁不止。9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有一个叫

王安的记者，因为不小心写了一篇关于记者拿红包的稿子，被十几家媒体“封杀”，只好躲到一家不起眼的报纸去默默耕耘，直到《南方周末》挥师北上，才算解救了他，让这位新闻大腕重见天日。

当然，新生代的记者就有些不同了。京城某报一位23岁的记者，大学毕业才3年，就弄得北京圈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也搞不清她的来头，反正十处新闻发布会九处有她，从酱菜上市到化妆品推广，从计算机换代到超市开张，从伟哥来到大陆到某明星换装，她都可以写出几千字来……有人统计了她的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饭店度过的。据说北京的公关公司“渠道”名单中，80%有她的名字，关系稿发得比她的上司或者上司的上司还溜，渐渐的她也就在3年间摇手一变，成了她的上司的上司。

我们曾笑着说：王安老矣，尚能饭否？

偶尔一天翻开报纸，发现一则启事，大意是这位神通广大的“京城名记”已被除名，不再是该报的记者。又过了几天，

业界传出话来，这位“京城名记”四年间弄了一大堆的“雪花银”，财也大了，气也粗了，干脆把她的上司的上司也不放在眼里，你砸了我的饭碗，我也给你点颜色看看，几天的时间，小丫头便从原单位拉了一帮弟兄“另立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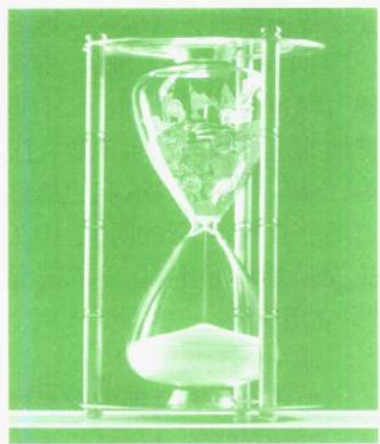
好一个江湖女侠！

为什么会有这种生财之道呢？正如《纽约时报》某记者说的那样：“人们有消息要透露，有如有商品要推销，消息来源之需要记者，更胜于记者之需要消息来源”

当然，记者的职责决不仅是在收了红包后给您捧场，有时对那些不识相的“消息来源”也会一不小心来点“棒喝”。某知名电视台有一位记者，隔三







岔五给新闻界的朋友打电话，约大家去外地“采风”。电话打给你时总是谦虚地问您有没有时间，然后告诉你有一个出一趟差挣几千大洋的活儿干不干？如果你的时间岔得开，几天工夫钱就到手了。也许连发稿都不用，只需要拿出您的记者招牌，告诉地方上您是为了哪一件事来调查的，就足以唬出大大小小十几个红包来，大的归电视台的这位兄台，小的就各自分了作鸟兽散。

有时为了拿到红包，还要善于“做局”，要不时展示展示自己和某某大人物的关系，曾经又打杀过多少“土豪劣绅”，有豹子头林冲的本领，又有及时雨宋江的交情。这时左右的

记者朋友就会心领神会地附和呼应，当事人也就心领神会地将红包的分量增加一些。

话又说回来，如果每一个记者都这样，天下的新闻就没有人信了。总有一些媒体管教严一些，盯得紧一些，这些媒体的公信度就高一些，读者多了，记者的正常收入也不比拿红包的人差。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做起来还真不容易。

也许不久的将来，《新闻法》实施了，会好一些。

在没有实施之前，我还是先告老还乡，写点别的文字挣钱去——当然，这是笑话。一周以后，我就西装革履到一家公司拿阳光下的年薪制去了，不多，就十几万，比记者们的红包拿起来心里塌实。

不过，如果有记者打电话来要采访我们公司，我肯定要发红包的，道上的规矩嘛。而且请你相信，我们的红包一定不比别的公司少。别担心，你的领导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也无妨，分一半给他不就得得了，结果是皆大欢喜。

谁跟钱有仇啊？